

漫談醫藥哲學



作者：馬服君

近代由於社會結構的變遷，產生了許多新的知識系統，像文化哲學、社會哲學、政治哲學、道德哲學等等，便是對文化、社會、政治、道德等等作一番哲學性研究的知識系統。對醫藥，近代也有此一要求，而且，必須有此一要求。

談到醫藥，很容易讓人看出西方醫藥的「分」，東方醫藥的「合」。這是一件非常有趣味的事，正因為這一點，所以讓人發現柏拉圖在「政治家（二八二）」對知識所提示的，「分的技術（The art of division）與合的技術（The art of composition）」，對醫藥有「新的」啓示。所以醫藥更需要建立起一項新的知識系統——醫藥哲學。筆者不敏，來院濫等數年，承本刊殷殷以此題相屬，原不敢應，祇以索稿火急，勉作火急之章以「災梨」，然心中則不勝其惶恐。

一般而言，中醫講整體治療，西醫講局部治療，因此衍為治本與治標之說，這便是用哲學的

觀點來考慮的一端。又說，中醫除了與西醫相同的「順治」，還有一項特殊的「逆治」，譬如對肝病的治療過程，幾乎與西方醫學系統，採取了一項「對抗性的手法」（請注意，這絕不是反抗性的手法，因為它也必須遵守醫道，祇是在中西醫互相交通的過程中，易啟某種疑竇，但肝病治療，卻是一項事實。）又說，西方醫藥分途，乃有「副作用」一詞之出現，而東方醫藥合一，故對副作用有「中和」，甚至「反利用」的手法，幾種毒性藥物如砒霜之採入處方即是。這些說法也都是從「哲學的觀點」來說的。近代還出現了科學哲學又一概念，如Personal Knowledge一書所提示的科「察」整合，不過這裡有一點要表明的，敝意認為：

科學一名外延之縮小，與哲學一名外延之縮小，各不相混。就哲學一名外延之縮小看，它縮小到不能再縮小的那一「所在」，便是它「最」哲學的一所在，也即是它「原來的」園地，不會增多，也不會減少。所以，過去所說的哲學為衆學之母一句話，有再推敲的必要。為什麼呢？因為，哲學原本沒有那麼大的容納量，祇因古代的

分類觀念不清晰，才使得哲學的帳幕特別膨脹，其實各個知識系統的外延之縮小，均有其縮小到不能再縮小的一所在，「各不相混」。所以「科學哲學」一概念，頗有商榷的餘地。（它與前面所說的文化哲學，政治哲學等實質不相同）。不過，就特定的涵義，則科學哲學，又似乎可以說。

為什麼呢？

因為，它有討論的內容（雖然沒有足夠「建立」的內容）。

三

就醫藥哲學一概念，在討論之初，我們必須把科學與哲學的性質，略加辨解：

第一：哲學係從「全」的觀點看一切，科學則從「部份」。哲學縱使注意部份，亦是依從全的觀點，科學縱使注意全，亦是依從部份的觀點。

第二、科學與哲學，雖然有它們彼此「不相同」的共同語言，但後者能持之以「檢查」前者的，卻是前者也必須遵守的若干「共同語言」（邏輯即其一）。譬如前者的「方法」，前者有什麼意義，有什麼價值，前者「自身」往往無可為力，必須依賴後者。

第三、科學講「實用」，哲學講實用的「究竟」，譬如中國哲學系統之一的老子所謂的「無用之用」，「不是方法的方法」等等，便祇有哲學能探究。

第四、科學講「新」，特別是「新的推翻舊的」。而哲學講「永恒」，祇要「是」哲學，就「永遠」是哲學，不因堯舜而增，不因桀紂而減。所以，有「新科學」，但絕沒有「新哲學」。（哲學祇有新的呈露，譬如有新路上阿里山一直昇飛機亦其方式——讓我們對阿里山有「新見」，但阿里山還是阿里山。）

第五、科學講求「厚生」，哲學則講求人生「境界」，所以哲學能「叫」人寬廣、雍容，而科學祇能「充實生活的物質內容（註一）」，並不能提高生活境界。所以，科學「祇能製造原子

彈，至於製造之後的各種影響，科學「輒有所窮」，所以才有「科學不能負責也負不了責」這句話。所以，愛因斯坦，會有發人深思的「後悔」！

第六、科學對道德是中立的，哲學則以之檢查科學對道德的影響。

第七、科學講「了解 understanding」，哲學講「了解其了解 understanding's understanding」，科學講「意義 meaning」，哲學講「意義的意義 meaning's meaning」。而且，後者「層究不止」。

第八、科學「都」是實際的，哲學則是「實際」的。（註二）其分辨，主要的，我們暫時說到這裡。

三

就醫藥哲學而言，我們最要考慮的是什麼？敝意認為：

第一、在人與病之間，究竟是人「治」病，還是病「醫」人？（病毒的「生態」與「生化」現象，即一最有趣的內容）

第二、對醫或者藥的基本概念，要如何分析？（像前述的整體、部份等等）

第三、醫與藥是分的，還是合的？是「必須」分的，還是「應該」合的？是該分的，還是「能不能」分的，是該合的，還是「能不能」合的？

第四、對中西醫藥之爭，在「共同的語言」尚不能「溝通」的今日，是否可以考慮「高一層次」的「溝通」？（註三）

第五、對中醫中藥的「傳統方法」，是否要作「現代化」的考慮？這一「現代化」究竟是該不該，還是能不能？

第六、西方知識界，依科學的某一概念，把科學區分為：

先科學的科學，與
後科學的科學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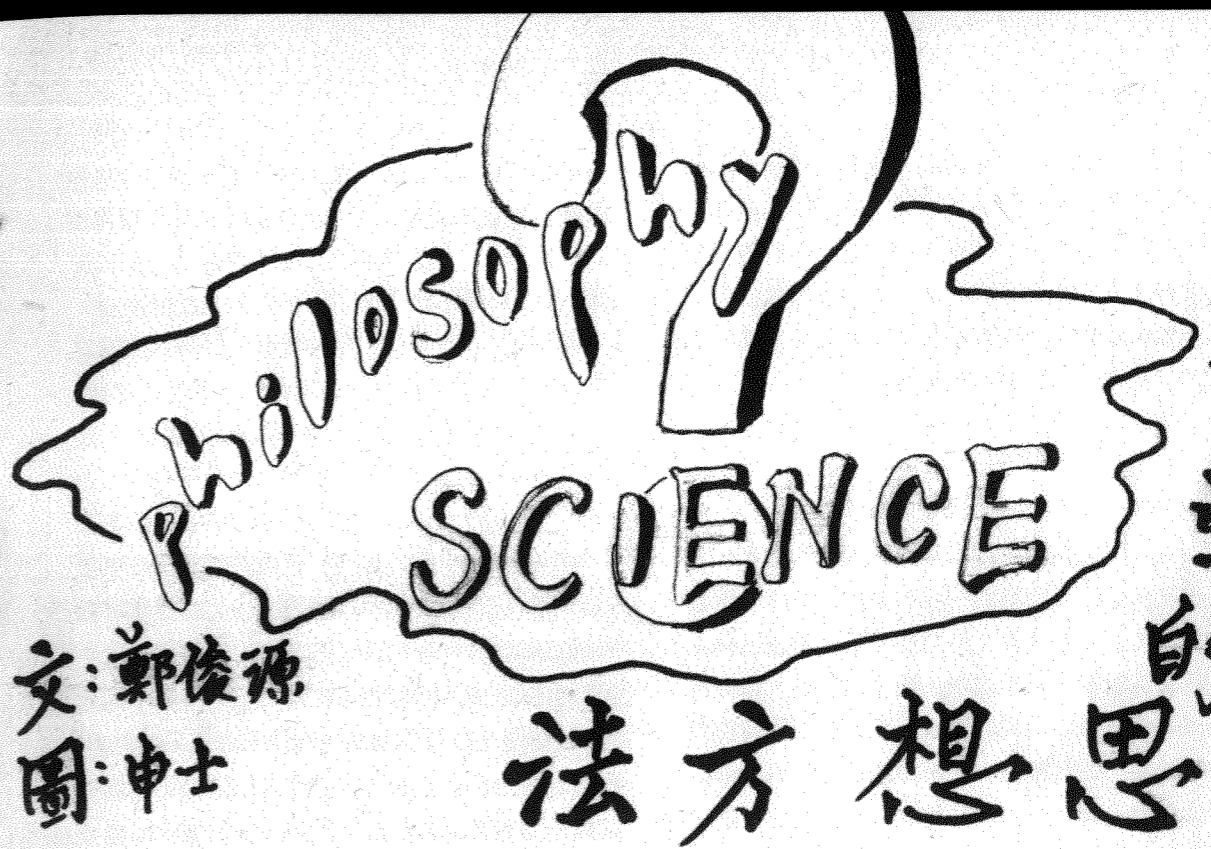
前者並非不成熟的科學，因為它也有「某種權威」。後者並非成熟了的科學，因為科學之中，不可能有「最後權威」！但

醫藥哲學，能否「建立」最後權威，或作屬於「最後權威」底（非的字）思考？這些，便應該是醫藥哲學一「架構」之所在！

（註一）所以，近代流行的一句話，「他的生活多充實」，在某種意義上，被貶為庸俗，便基於此。

（註二）方的東西方，但方之理並不方，好的東西好，但好之理固無所謂好不好，某物在某物之上，但在上之理並不在上。「理」是無可見的，祇能「思」，這種思，其建立的一套系統，我們都承認它「真」而不實，但「真理」必「依」它而「現」，不管是「已現」或「未現」，屬於「理」的那一層，我們叫它「真際」，已現的「事物」，我們說它在「實際」中。

（註三）中西醫學藥學之事，過去爭了「大半個世紀」，迄猶相持，如果我們能從「哲學的」一較高層次上去看，去溝通，應該是「可行的」。因為：這個「爭」甚是「無謂」！



文：鄭俊源
圖：申士

淺說科學的思想方法

淺說科學的思想方法

鄭俊源

思想冠上了「科學」二字，似乎覺得不太親切，其實科學的思想方法我們隨時都在應用，隨時都會遇到的。思考要趨於周密，客觀就有待平時對思考的基礎能力加以應用和訓練。科學與常識很容易被想成是正相反的，實際上常識的完全化便是科學；嚴緊、可靠，合理的思考便是科學的思想方法。

人必竟是感情的動物，隨時都會受到環境和情感的影響，使思想蒙上了個人的情感和主觀因素。女孩子天生敏銳的「第六感」更容易忽略客觀條件，而以其「直覺」來下結論。這也是她們可愛的地方。但直覺終究是靠不住的，因為它說不出所以然來，只能說就是覺得如此啊！故對於從事科學研究的人工作的人，應以如何尋求一條嚴緊、客觀的思考路線，使它成為可靠，更令人

滿意的境界為要務。

人類的思想可由外界的物象引起兩種心理反應；一為直覺，一為間接思維。心之所思所感的結果即為思想，這些就是我們的基本能力。科學的思想方法便是在應用這些能力，並訓練和改進，以不斷追求新知。我們基本能力的應用包括：一記憶：一次聽到或見到某一事物即留下印象，可供認知或回憶。二分析：從事物的諸多屬性中思辯出其最單純的屬性。三綜合：將諸多不同的已知事物或觀念集考起來，括而言之，而不失其自有的屬性。四：辨：自諸多事物或觀念分析出全部屬性，抽出其通者，以歸出一個通則或概念來。五觀察：目標，不改現狀，普遍而深入地看出個結果來。六判斷：目標，明定立場看根，客觀地加以論斷。古聖先賢早已提出慎思、明辨、篤行為一生行事的一種理性依據。慎思即是珍